

SHAO NIAN MA GUAN



少年马馆

目 录

少年马倌·····	赵燕翼 (1)
春天的花·····	李百川 (15)
一只滩羊的风波·····	王 涛 (29)
大柳树上的红领巾·····	何 伦 (67)
草原之夜·····	法 兰 (96)
大黑羊驮砖记·····	王宇义 (116)
铁 蛋·····	谷德明 (144)
球场风波·····	张恩奇 (161)
战火中的小交通·····	陆 凡 (197)

少年马倌



赵燕翼

少年时代，人人心里都藏着一个美好的愿望。有的想驾起飞机上天，有的想挂上矿灯入地，有的想开着拖拉机在广阔的原野上奔驰，有的却羡慕着扮演白毛女大姐姐，一心想在戏剧舞台上显一显身手……

天山牧场的哈萨克族少年卡西木，当然也不例外。他的愿望是什么？很简单，想当一位出色的马倌。

卡西木五、六岁的时候，曾经有一匹“主权”完全属于他本人的“马”。这匹“马”：不喝水，不吃草，不备鞍，不上套。当小卡西木骑着他的马儿，抡着他的鞭儿，在草滩上来回奔跑的时候，看见的人都



称赞说：“嘿，这匹马跑得多快！我们的卡西木，真是个好骑手！”

其实，卡西木骑着的，并不是一匹马，不过是从树上砍下来的一根木头棍子罢了。

一年、两年过去了，卡西木渐渐长大了。他已经知道，骑在这匹不吃草的光杆马儿上，实在不够体面。谁见过真正的骑手，是在木头棍子上骑出来的？笑话！

去你的吧，木头棍子！卡西木再也不要骑你啦。少年哈萨克的志愿，是要当一位马倌。既然是马倌，就需要骑一匹有头有尾、有蹄子有腿、又能吃草、又会喝水的活马。

不信吗？你就等着瞧吧！

在卡西木十二岁那年，牧场的马群里，有匹老母马产驹后不久，得急病死了。奶头上丢下的小马驹，不会吃，不会喝，饿得瘦肌干巴，十分可怜。这一天，卡西木到马群上去玩，看见了这匹小马驹，便对马倌哥哥库撒英说：“阿哥！请你把这匹小马驹给了我吧！”

“不行，不行！”马倌库撒英大声说。“你看它瘦成这样儿了，有什么好玩的？”

“不，不！我不是要它去玩的。”

“难道你想请它吃点儿什么好东西？”

“对了。我想去喂它，把它喂成一匹骏马。”

马倌哥哥极不信任地摇摇头，说：“你想要个泥马驹，我倒是可以给你捏一个。至于一匹活马，对不起，我没有权利把它交给一个小孩，三弄两弄，弄成一匹死马！”

“谈判”没有成功。但是，卡西木并不甘心。他回到家里，便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阿爸、阿妈。

“对，对！”阿妈认真地说，“要是把马驹抱到我们毡房里来，也许能把它喂好。”

“是啊，是啊！”阿爸也热心地表示赞成，“无论如何，它总是我们牧场里的一匹马，绝不能让它活

活饿死。”

卡西木的建议，得到了阿爸、阿妈的支持，他兴奋得脸蛋儿都涨红了：“阿爸！请您马上去对场长说说，小马驹就交给我们喂养吧！”

场长答应了。

失去了妈妈的可怜的小马驹，抱到卡西木家的毡房里来了。

米汤掺羊奶，还加一点儿咸盐，卡西木帮着阿妈，一勺勺给马驹儿喂。今天喂，明天喂，一月长脂膘，两月脱胎毛，三个月以后，小马驹自己会吃草，变得滚瓜溜圆，欢蹦乱跳。

卡西木每天引着他的小马驹，在嫩绿的青草地上放牧。有一次，场长走过来，亲热地拍拍卡西木的肩膀，夸赞说：“嘿，真是一个好样的马倌！”

“场长叔叔，能让我到马群上当一个真正的马倌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

“什么时候让我去呢？”

“唔，”场长笑着说，“等你这小马驹长成一匹骏马，你能骑着它在草原上奔驰的时候，你就是一个真正的马倌了。”

卡西木听了场长的话，盼望着小马驹快点儿长

大。小马驹吃着高山草，喝着大河水，头年换毛，二年剪鬃，三年上辮头。十四岁的卡西木，就能骑在小黑马的光背上，撒趟子跑到伊犁河边饮水了。又过了一年，马倌哥哥库撒英参军了。他临走的时候，把自己用过的牧鞭交到卡西木的手里，说道：“我向你祝贺，卡西木！场长已经批准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咱们天山牧场的正式马倌了！”

睡思梦想，盼了多年的美好愿望，突然实现了。卡西木心里，又是喜，又是慌：“库撒英阿哥，你看，我放这一群马，行吗？”

“行啊！”库撒英大声说。他称赞着：“瞧你这四马，多么英俊！”

真的，当年那个没娘的可怜小马驹，如今已经完全长成一匹健壮俊美的大马了。你看它，尖尖两耳耸立，闪闪毛滑滑如漆，俊眼闪光彩，长鬃千条丝，高头迎风，铁蹄踏地，真个是一匹铁打钢铸的千里马！

库撒英亲切地抚摸着大黑马，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：“卡西木，要是我入伍后当了骑兵，你能把这四大黑马送给我吗？”

“好啊，它能够给解放军当战马，那才光荣呢！”

“只怕那时候你又舍不得啦！”库撒英阿哥说着，哈哈大笑起来。

参军的人走了。少年马信卡西木担当了为革命放牧的光荣任务。他骑着大黑马，背起双叉枪，南滩游牧，北山打狼，为社会主义畜牧事业，贡献着自己美好的青春和全部力量。

秋天是草原上的黄金季节。哈萨克族牧民赶着牛羊马匹骆驼，走出天山深处，集聚到伊犁河畔；欢腾的东布拉，伴凑着嘹亮的牧歌；赛马、摔跤、刁羊、打靶……人们载歌载舞，欢庆着丰收的节日。在丰富多彩的游艺活动中，少年马信卡西木和他的大黑马，真所谓后来居上，出了“风头”。赛马的时候，大黑马捷足先登，夺得了冠军；刁羊的时候，卡西木凭着机智灵活的骑术，战胜了许多老手……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，长久地在少年马信的耳边震响。谁能想到，这样一位高超的骑手，便是当年跨着一条木头棍子、在草滩上奔跑的拖鼻涕巴郎子*！

金色的秋天过去了，严寒的冬天也过去了。草原上雪消了，草绿了，野花遍地开放了。就在这时候，传来一个有趣的消息。据说，“五一”劳动节前后，有一批来自国外的客人，想到天山牧场访问。公社通知牧场，适当准备一点传统的体育游艺节目，欢

* “巴郎”——维语“男孩”的音释。

迎客人参观。

一提起游艺活动，人们自然都把钦佩羡慕的眼光投射到卡西木和他那匹大黑马的身上。于是，年轻的伙伴们兴高彩烈，都来给少年马倌加油打气：“喂，卡西木！到时候可要把最精彩的拿出来呀！”

“给大黑马多加点料。赛马来个草上飞，让外国朋友们好好瞧瞧伊犁名马的走手！”

“我想，人家最感兴趣的，恐怕还数刁羊。卡西木，镫里藏身一定得练好呀！”

“听说还要拍电影呢。嘿，这一下呀，咱们的卡西木和大黑马的精彩表演，都要露一手啦！”

.....

听着同伴们热情的议论，卡西木只是谦逊地笑着，不好说什么，可是，他心里确实也很高兴。是啊，要在国际友人面前，通过精彩的游艺骑术把我们哈萨克人民强悍健美的性格表现出来，的确也是一桩引以自豪的事情。少年马倌绝不辜负同志们的期望，到时候，嘿，你再瞧吧！

这天早晨，场长忽然陪着两位解放军同志来到马场上。他命令马倌们，把全场的马匹都集中在几处宽大的敞圈里，请解放军同志仔细地参观、检验。

“同志们！”场长对马倌们说，“上级给了我们

交售一百匹军马的任务，这是咱天山牧场的的光荣和喜事！我们一定要强中选强，好中挑好，把最出色的头等马匹挑选出来，交给守卫祖国边防的亲人解放军。”

马信们用热烈的掌声，表示了接受这项光荣任务的喜悦心情，一个个回到各自的马群上，精心选出好马，请解放军同志验收。只有少年马信卡西木，却被场长叫住，介绍给接马的解放军同志。那位年纪较大的——边防部队的张连长，紧紧握了握卡西木的手，热情地说：“我有机会认识你，感到很高兴。”然后，连长从军服口袋里，取出一块折叠得方方正正的纸头，说：“这里，还有你一封信——是库撒英同志托我带给你的。”

啊，库撒英！我们天山草原的雄鹰！他参军后当了边防战士，驻守在国境线上，曾经给家乡的亲人两次寄来立功喜报。现在，又给他的小战友卡西木来信了，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啊！少年马信怀着激动的心情，回到自己马群上，赶忙打开信纸，上面写着：

亲爱的卡西木同志：

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给你写这封信。但是，请你先别为我的健康担心吧；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，也许我已经出院，回到自己的战斗岗位上去。

三个月以前，我在执行巡逻任务的时候，埋伏在国境线外的敌人突然放了一排冷枪。子弹从我的小腿部射进去，又穿透了战马的腹腔。马身上的血和人身上的血，一起迸流出来，在积雪的地面上，点点滴滴洒了一路。同行的战友们，都劝我赶快下马包扎。我说：“不行！这可能是敌人调虎离山的诡计。我们千万不能停止巡逻！”果然，在另一地段，发现了几名企图偷越国境的特务，很快就叫我们包围、捉获了。

当坚持到战斗结束的时候，同志们刚把我从马背上扶下来，我那匹伤势惨重的战马，倒在地上，立刻就死了！这是一匹多么坚强、多么可爱的马啊！它在战场上，身负了致命的重伤，却能一鼓作气驮着它的主人，完成最后的战斗任务——这就是我们天山名马的性格！

亲爱的卡西木！我在医院养伤的日子里，特别怀念家乡和家乡的亲人们。在病床上，一闭上眼睛，就看见天山脚下广阔的草原和奔驰在草原上的马群。啊，我们的家乡多么可爱、多么美丽！可是，成群的豺狼就潜伏在我们的家门口，随时都想扑过来行凶捣乱！

卡西木，握在你手里的牧鞭就是你的武器。

希望你为革命放牧，为战备服务，培育出千万匹优秀的战马，把亲爱祖国的边防建设成铜墙铁壁！

感谢医护人员尽心调治护理，我的伤口基本上全愈了。我打算就在这几天请求出院归队。不久，我又要跨上另一匹战马，在边防线上执行我神圣的战斗任务！

让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，为着共同的目标，携手并肩，奋勇前进吧！紧紧地握手！

你的朋友 库撒英



少年马倌读完了信，眼睛里闪耀着欣慰激动的泪花。他把那封信，紧紧地贴在自己心口上，就象和英雄的库撒英阿哥热烈拥抱一般。他感到，沸腾的热

血在全身涌流，一颗心在胸腔里剧烈地跳动。

在天山牧场几十样群马中，挑选出九十六匹最好的军马。最后，还有四匹，要在卡西木放牧的马群里挑选了。场长陪着解放军同志检阅着这一群生龙活虎般的天山骏马：青鬃雪蹄枣骝马，赤炭火焰大红马，白鼻流星乌骓马，金毛狮头黄骠马……少年马倌热情介绍着，两位客人连声夸赞着。

一百匹军马，九十九匹都选出来了。再选一匹，就圆满完成任务了。

这时候，少年马倌卡西木，不慌不忙牵过自己那匹披过红、戴过花、夺过冠军的大黑马，向两位解放军同志说：“同志，请收下这匹马吧。”

“这——”张连长看着那马，为难地笑着说，“小同志，在你的马群里，好马尽有，还是另挑一匹吧。”

“怎么？您说这匹马——”

“我们不能接受。”

少年马倌一听解放军不收他的大黑马，真是出乎意料之外。咳！瓜园里挑瓜，挑得眼花，解放军同志错把千里宝驹当成一匹平凡的弩马了。这叫人怎样向他们解释呢？好吧，耳听不如眼见，还是用事实来说服他们吧。卡西木这样想着，转身取枪，翻身上马，

用脚蹬在马肚角上，“啪！啪！”磕了两下，那马飞的一般，向着塔松高耸的山坡边上跑去。刚跑到半趟，仿佛前面发现了意外情况，小骑手猛一收缰，那马前蹄腾空，象人一样直立起来。

“卧倒！”卡西木喝了一声。只见大黑马前蹄跪地，后腿卷曲，“扑通”一声，平平稳稳卧倒在青草地上。小骑手滚鞍下马，伏在大黑马身旁，把猎枪架在马脖子上放了一枪，架在马鞍桥上放了一枪，又架在马屁股上放了一枪。“叭！”“叭！”“叭！”三声猎枪震天响，草丛中狐兔乱窜，树林里野鸟惊飞；可那匹卧在地上的马啊，纹丝儿没动。

三枪放过之后，少年马信却撇开马儿不管，竟自持枪跑步，返回圈场。当人们正在惊疑的时候，忽见他撮起两个手指，放在口里，打了声响亮的唿哨，那匹一直卧在远处的大黑马，听到小主人召唤它的命令，便一跃跳起，撒开四只铁蹄，背着空鞍，唿啦啦跑回少年马信身边来了。

这一番精彩动人的表演，引得所有在场的人们，都热烈地鼓起掌来。

“首长！”少年马信笑嘻嘻地向解放军同志说，“现在，您看清楚了吧，这可不是一匹没有用的马啊——请收下它吧！”

张连长愉快地放声大笑，说道：“小同志，你完全误会了我们的意思。我们不想接受这匹马，并不是因为它不好，少年马倌和大黑马的故事，库撒英同志很早就讲给我们听了。的确，你和这匹骏马的关系太深了，我们实在不忍心把它从你身边牵走。另外，你还要准备给外宾表演，所以——”

“不，不！”少年马倌着急地打断了张连长的话，恳切地说，“首长啊，大黑马是集体的财产，我没有权利把它永远留在身边。至于迎接外宾，您瞧，咱们美丽富饶的天山牧场，有着看不完的新人新事新气象，外国朋友们能看到我们各民族的团结和国防的巩固，再说，还有这么多的好马，可以给外宾表演。”

“这……”张连长犹豫起来了。他用期待的眼色，请求场长出个主意。

场长连连点头，表示对卡西木的心情完全理解。

“首长！同志们！”少年马倌感情激动地说，“作为一个养马人，我要是不把这匹马交给解放军，就对不起我亲爱的祖国！对不起库撒英阿哥！”

卡西木说着，眼泪都要流出来了。

场长说：“张连长，你就收下这匹马吧！”

全体马倌都同声说：“解放军同志，请收下吧，



这是我们养马人共同的心意啊！”

“好！”张连长接住大黑马的缰绳，紧紧地和少年马倌卡西木握手，一面高声说：“我代表边防部队，向天山牧场的全体牧马工人致敬！”

在马倌们的一片掌声中，那匹大黑马忽然仰头长鸣，仿佛也为自己即将踏上新的征途而热情欢呼！

春 天 的 花

李 百 川

一小群蜜蜂，在老柳树下盘旋。大亮把牛吆过溪水，跑过去喊道：

“小蜜蜂哟！你们的家搬走啦……”

前些日子，溪水边上来了转地放蜂的公社蜂场。这是高原上的初秋，油菜正开着金灿灿的花朵，蜂箱沿川地摆了长长的几溜。放了暑假的娃娃们纷纷围上去看热闹。

“要挨螫吗？”蜂场的老吉叔叔摘掉面罩，叫大家都走远点。回头一看，还有个小朋友，正冲着蜂箱一边跺脚，一边喊：“蛤蟆要吃蜂啦，我在赶蛤蟆呢！”

小朋友们都去帮着赶蛤蟆，不光赶走这一只，还踢遍了溪水边的草丛，把蛤蟆全都赶到坡背后去了。

老吉叔叔问：“那是谁呀，刚刚带头的？”

那个小朋友站出来说：“那是我呀，叫大亮”。

老吉叔叔托着大亮那象熟透的楸子果一样红的腮